

# 川剧《梦回东坡》在后人文主义语境中的 美学重构与探索

张蕊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430

**摘要:**川剧《梦回东坡》借充分依托川剧特质,对苏东坡蜀人形象进行生动再现与当代书写,让观众在观剧过程中通过亲切的口语与极富地域特色的性格表达,极具代入感地沉浸式体验到苏东坡作为精神领袖、文坛盟主、士人典范与生活楷模的伟大魅力。而该剧的匠心之处,更在其对苏轼生平、诗文、思想深刻领悟与巧妙融贯,通过双关复线结构,用“梦”来呈现剧名、内容与情感的多维多元。本文拟研究川剧《梦回东坡》在后人文主义语境中的美学重构与探索,对优秀艺术作品加以解读。

**关键词:**《梦回东坡》,地域特色,美学重构

## The 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and Exploration of Sichuan Opera “Dreaming Back to Dongpo” in the Posthumanistic Context

Zhang Rui

Chengdu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Arts, Chengdu, Sichuan 611430

**Abstract:** The Sichuan opera “Dreaming Back to Dongpo” vividly reproduces and contemporary portrayal of the image of Su Dongpo as a Shu people, fully rely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chuan opera. Through friendly spoken language and highly regional character expression, the audience can immerse themselves in Su Dongpo’s great charm as a spiritual leader, literary leader, scholar model, and life model with a strong sense of immersion during the viewing process. The craftsmanship of this drama lies in it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clever integration of Su Shi’s life, poetry, and thoughts. Through a double pun and double line structure, it uses “dreams” to present the multi-dimensional and diverse title, content, and emotions of the pla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udy the 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and exploration of Sichuan opera “Dreaming Back to Dongpo” in the context of post humanism, and interpret excellent works of art.

**Keywords:** “Dreaming Back to Dongpo”,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esthetic reconstruction

### 一、《梦回东坡》作品简介

《梦回东坡》作为该剧剧名,蕴含着苏轼主体视角与观者受众视角的双重内蕴。就主体视角来看,全剧围绕苏轼的梦中回忆展开,通过梦中向父母汇报生平经历,再现惠州造桥、黄州悟道、修建雪堂、壮赋赤壁、儋州化民等多地域典型事件。但毫无疑问,黄州东坡是剧中反复书写渲染的场景,通过东坡力耕、雪堂营建、夫妻对话、赤壁夜游等经典故事呈现。如此,“梦回东坡”的梦可以是苏轼为主体的动词做梦,“东坡”可理解为地点即黄州东坡。即以东坡这一主要地点,通过苏轼的做梦去追忆平生。同时,《梦回东坡》的另一重解读,即将“东坡”作为苏轼其人,此时的梦作为名词,是对人物了解的独特切入视角,即苏轼的一场与父母汇报生平的梦,穿越回溯到苏东坡的生活场景中,观察了解并体悟人物。这种嵌入两重视角,两种词性,两个指代的题目构思,本身就是独特的创造力表现,也是对中国文字之美彰显的生动注脚。

### 二、后人文主义语境中的美学重构

#### (一) 朦胧梦境之美

《梦回东坡》以“梦”来结构整出戏的内容,无论是从客

观层面的人生观感,还是苏轼诗文的个性特征,乃至苏轼的生命哲学而言,都算得上是一种精当而恰切的美。同时,该剧以梦到父母为线,以幼时儿童为影,用“梦”串联对生平经历的回忆,是对苏轼作品中记父母之梦的还原式嵌入。在苏轼诗中,梦到童年的读书光景,梦到双亲的教导叮嘱,梦到父亲的学习检查是常有之事。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二中“我梦入小学,自谓总角时”;又如晚年流放海南,因十余日不曾学习而梦到父亲检查时的《夜梦,并引》中“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都被不着痕迹地融入剧中,使剧本有着深厚的写实基调。即便有所改创,终不脱人物本身情感特色。

#### (二) 川渝文化之美

《梦回东坡》的导演查丽芳说:“苏东坡是四川人,川剧是四川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川剧演绎苏东坡称得上是‘原汁原味。’”该剧的川剧特质,不仅体现在唱念做打等动作表演上,更体现在泼辣诙谐,生动有力的幽默台词及风味独特的音韵咬字上。王闰之作为眉山山人,在夜游赤壁一节

中，将川话的生动传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天擦黑擦黑的时候”“嘶声哇气地唱歌”“衣裳裤儿打得来焦湿”“到处麻麻杂杂黑咕隆咚”……以及口语中自然嵌入的“哦豁”“撇脱”“起串串儿”等正宗四川方言，让全剧充满本土文化的亲切与自豪，让沉浸其中的观众响起阵阵欢笑与掌声。同时，苏轼人格特征与地域文化特征的对照互益，是该剧的另一特色呈现。剧中设计两段化仇为友的戏份，既是对苏轼“眼见天下无一不是好人”这一“仁者无敌”宽广胸襟的写照，更是对川人开放包容文化特征的典型呈现。

### （三）表现技法的美

出现创作技法上的重大进步不是与技术性问题的解决，而是与从新的经验模式的需要中生长出来的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一种创作技法被突出了，就像是一个写作能手高产一样，如果技能与效率使人联想到作者的话，它们就使我们离开了作品本身，而沦为低段位的炫技。在《梦回东坡》中呈现出的质朴与“跳戏”，并不代表着主创团队在技法上的历史退步，更不是制作经费的捉襟见肘，而是在致敬传统和经典的基础上，尝试向前迈出的融合式的呈现，如带着面具的年画娃娃，这样大直白的呈现鲜见于川剧表演中，会有让人出戏的瞬间，但也呈现导演在这个文化符号表达的质朴，在心理上有着对观众打个有动静招呼的小小顽皮。在帮助叙事的同时，这样充满人情味的表达，于大俗大雅中，呼应东坡先生在人生大起大落中的大彻大悟之后的大雅大俗…这种类型的技法回归，并不仅仅是对川剧既有形式和技法的模仿，意在代表四川川剧界的自我表白：赓续传统，创新有力，后继有人。在大融合、大回归的历史背景下，《梦回东坡》属于有实验特征的川剧创作，秉持着严谨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基本特性，让观众感受到苏东坡的呼吸、聆听着他的时代心跳，在川剧美学上是一次重生，在社会、文化、历史方面，具有划时代的表征意义和引领价值。

## 三、《梦回东坡》的价值与意义

### （一）苏氏文学的赞颂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苏轼曾创作过大量关于“梦”的诗词，常发出“人生如梦”的慨叹，但并未因此失去信心，始终保持超脱释然的人生态度。在不少评论家看来，《梦回东坡》以梦为架构，也正符合苏轼对人生命运的哲思。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两个多小时的戏曲舞台，应该选取哪些事件呈现东坡形象？在中国剧协副主席季国平看来，与其他剧写苏东坡的角度不同，该剧打破时间秩序，选取他人生中的几次重要经历，以此展现他的人生态度。在《自题金山画像》，苏轼曾总结自己的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川剧《梦回东坡》打破时空，通过散文式叙事手

法，在8幕戏中重点讲述他在黄州、惠州、儋州的经历，选取了惠州造桥、黄州悟道、众建雪堂、壮赋赤壁、乌台诗案、儋州化民等重要事件。在苏轼的三任妻子中，《梦回东坡》重点呈现了王闰之的形象。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馥看来，王闰之也许是苏轼妻子中最不被大家看重的一位，她没有太多文化修养，是典型的传统家庭妇女，但正是因为这些特性，二人的感情故事更能展现苏东坡生活化、接地气的一面。而王闰之从烧诗稿到搜集诗词的故事脉络，也串联起苏东坡“乌台诗案”的经历。

“文艺剧目创作要对传统文化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加以继承，《梦回东坡》正是这样一部遵循艺术规律创作的作品。”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评价，《梦回东坡》立意高远、题旨鲜明，没有聚焦历史上的政治争端，也不争辩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是非，而是紧紧围绕苏东坡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创作出观照当今文化需求的作品。

### （二）川剧传统文化的传承

戏剧立意鲜明。迟暮的苏东坡在一个风雨之夜，似梦非梦，追溯一生：惠州、黄州等等。梦回来路寻芳径，雪泥几处有鸿痕”，魂牵梦绕，历历在目。形散神不散的戏剧结构，打破时空线索，正好符合“梦回”的意境。苏东坡作为士大夫的精气神在云遮雾绕中若隐若现，贯穿始终。川言川语、可敬可爱的苏东坡的形象，有着川人审美的人生态度，高浓缩地展现了川人的乐观幽默、巴蜀风韵的生命哲学。这对认同四川文化、慕名而来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和外国友人，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意在传递时代信息。川剧艺术薪火相传，川剧精神代代续。四十不惑继续振兴。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下，川剧《梦回东坡》既有中国古典审美，又有现当代中国特色审美底蕴，但同时二者又都不是，结合印象主义、表现主义，既写实又写意，既表理又讲情。既有川剧的戏剧逻辑、四川话的语汇，又有古典文人的思维、古诗文的辞藻，意识流、心灵哲学，一以贯之，一气呵成，具有实验艺术品特质，兼具先锋、现代、后现代特征，是中国式传统文化的现当代讲述、当代剧场运营，让老一辈看得懂，让新生代愿意看，是川剧发展史上在文化新纪元的一次自我变革式创举。

### （三）艺术水平的提升

约翰·高尔斯华绥：“能量的想象的表现，通过感情与知觉的技术性凝固通过在个人身上激发非个人的情感，使个体趋向于与一般相和解”。那种构成世界的物体和事件，并因而决定我们的经验的能量是“一般”。“和解”是一种直接而非争辩的形式在完善的经验中取得人与世界和谐合作的时期。所获得的情感是“非个人的”，它不是个人的幸运，而是与放

弃自我而以奉献精神所构建的对象联系在一起。欣赏在情感性质上也同样是而非个人的因为它与客观的能量的构建和组织有关。

苏东坡的扮演者，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川剧院院长、著名表演艺术家陈智林坦言：“越演越觉得这个角色是我们可以用来寄托情感的人物形象。“为什么他为发出这样的感叹？那是因为《梦回东坡》在编剧进行能量组织和情感植入、“打基础”的时候，对审美逻辑、艺术理念、表达技法、情感格律的把握就已经达到了艺术表达的巅峰状态。就像桑塔亚那谈到被“对自然的静观带来一个相对理想的生动的信仰”，不仅对自然，而且对艺术也同样适用。它表示一种艺术品所起的“工具性”功能。我们在观剧时被带入到一种对日常经验的环境与紧迫感的振作的态度之中。编剧对一件艺术品所做的工作，就其工作本身而言，并不是在直接的知觉行动停止以后就停止了。它继续通过间接的渠道而起作用。这些渠道可以是个人文学积淀、人生阅历某时期遗留下来的心理机制、精神世界尚存的审美追求……那些见到将艺术与“工具性”联系起来就退缩的人，是需要再正确理解“工具性”的涵义，这是道与术的关系中，必须由“术”支撑才能达到的效果。恰好是这样的人群常常会赞美艺术所带来的持久的安详与宁静，活力恢复或者视觉上的再教育。如舞剧《只此青绿》视觉系统形象在剧目走红后的多度再次被应用于各种活动背景和宣传册用以营造文化艺术氛围。用知晓度高一点的语汇来讲就是“以文化人”，有着延时作用和涟漪效应。

#### 四、结论

“人生何必到百岁？一坡自有一歌随。吾生不恶死不坠，再把清欢赋几回。”乐声响起，故事从“梦回”开篇，在常州的一个风雨之夜，年老迟暮的苏东坡在梦中与苏父苏母重逢，开始追溯过往一生。

艺术作品是有审美能量的。中国人创造的爱的故事，常常落于爱能征服一切的窠臼，但《梦回东坡》要表达的是爱就在身边。查尔斯·达尔文在著作《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现》中谈到人的情感，“一种直接的发泄对于情感表现来说是毁灭性的，对剧情节奏来说，也是有害的。这是没有足够的阻抗以产生一种张力，从而产生周期性的积累与释放。“能量没有被保存下来以便于有益于一种有规则的发展。情感的表现，通俗说的语汇为情感的发泄，在完全的释放被推迟，通过一

系列有规则的积累与保存的周期，通过循环出现的有对称的休止而划分出间隙之时，情感的显示才成为真正的表现，获得审美的性质，并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产出真正意义上审美的结晶。《梦回东坡》的审美心流恰巧就是这样的。在第一遍看完《梦回东坡》后，第一时间是深陷“无语”状态，短时间内无法组织恰当的语言表达对它的评价，那时那刻，任何的文字表达都显苍白。在脑海中回味酝酿许久，才脱口道出“全剧如水晶钵一般，共振人心”的感叹，一语出口，却反倒把自己惊艳到。

情感能量继续、持续起作用。作为一部舞台作品来说，起着真正作用的是它完成了一种心理体验过程，在唤起、集合、接受与拒斥记忆、意象、观察，并使这些元素如七魄般进入到一个完全由同样直接的情感所确定的整体，在演出现场呈现出一个独特的、彻底的、一气呵成的能量场域。观众带着自己的人生积累，在这样的场域中，基于本能地对这样直接情感表现的抵制反而强迫《梦回东坡》能量场域对观众起着有节奏的震撼心理的作用。这样的体验感，反过来印证了主创团队此次情感格律的把控恰到好处，心理体验张力的步步到位，创作战略应用的炉火纯青，更重要的是彰显主创团队的高超和诚意。

#### 参考文献：

- [1] 薛维睿. 川剧《梦回东坡》再现东坡恣意人生 [N]. 四川日报, 2024-03-15 (009).
- [2] 阮延俊. 论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 [D].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 [3] 薛维睿. 川剧 新春海内外“出圈”让世界看到巴蜀文化崭新气象 [N]. 四川日报, 2024-02-23 (009).
- [4] 万山红, 万平. 川剧艺术家口述史 (川渝中青年卷) 之虞佳篇 [J]. 四川戏剧, 2023, (11): 15-19.
- [5] 薛维睿, 吴梦琳. 京剧和川剧融合同戏不同腔 [N]. 四川日报, 2023-12-16 (004).

作者简介：张蕊（1989.10—），女，汉族，籍贯：河南平顶山人，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数字艺术学院，工作单位：成都艺术职业大学，职称：群众文化馆员，硕士学位，专业：戏剧与影视学，研究方向：戏剧影视美学。